PL
2735
.A5x
v.1

小倉山房文集

2735
.A5x
v.1
YORK UNIVERSITY
MAY 1 5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袁太史簡齋小像

文明書局藏版

曠矣先生俾今無徒儕古少類達如劉伯倫而不好飲。逸如嵇叔夜而不好音樂。習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恬退如賀季真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謹好財。性異阮咸而不辭好色。詼奇傲儻。疑龍疑蛇。播之為文。天談地飽。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為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為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盡其形容也。

後學李憲喬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湻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為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其轝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為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蔽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氏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為廷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為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為錢塘令湞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為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玨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為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為藩臬兩司凡此

文明書局藏版

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專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命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為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為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　本朝論當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中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却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略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督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一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

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寇盧聶王荊公王比部墓志稱顧得蘇常間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鄧云云皆省郡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撫在虔閩之官名地名皆省却數字

一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嫌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鹽法議有脚價脚錢之稱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充衆準雇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尚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

一黃梨洲言行狀爲請謚而作者不書子女及謚法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謚之狀久不行矣唐宋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謚法者合從之

一滿洲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鎮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做此例閣峰尚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

文明書局藏版

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湖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為氏當稱章佳公然以
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為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為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
秦始皇本姓嬴生於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修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為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碑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
不得不參錯互見者

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為有之則筋節處易於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有
朱墨圍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為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
見古人文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蹈詅癡
符之誚第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皆連屬成文今既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
則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為篇亦用今法

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於後始於韓文公宋元人有自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
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署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已見者拘士頗以為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
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及考其行乃與流

俗無異。又曰。今上智之士。謦欬偶異於聖人。即擯之不得為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士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讀隨園文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顰。豈不皮傅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流手把捫。天結地構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貫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烈困厄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佚頻。公為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前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判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緇緅纁。練絲沃盝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綫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勳。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皦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館後學蔣士銓題。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盲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泰華恒衡嵩。厥後豈無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寂閴。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擊混沌開洪濛。上清小謫出為吏。異績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矻矻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郎山隆。先出駢體文。一埽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梓尚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玉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尚恐諛墓難為雄。書則儷歐陽纏綿。盤深衷上規大府下最友閭閻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詩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虛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靡析弊到秋毫。鑄鼎稱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律兼磨礱。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鸑鷟鳴梧桐。體裁茂密固閎贍。未免襞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挹賈鄭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濟。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正鵠定。真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苑璧合樂諸子。一器公黃鐘卓然不朽冠

文明書局藏版

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南懷將詡首先寄示頃郵筒賤子訣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攝光熊熊桀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璜琮擕之竟出不返顧荊州借得還無廉韓文舊本共寶惜枕祕吾可驕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煮賴挾此卷忘飧饔佛燈將燼漏四鼓兀坐擁案方呀喁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驅雷霆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胸年家子萬應馨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一 賦雜著
長沙弔賈誼賦　不繫舟賦
青山招主人賦　秋蘭賦
老而無子賦　山問
原士　子產不毀鄉校頌
曹黃門先生像贊　朱桐贊
卜式司馬相如贊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
儉戒　嚴箴
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卷二 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和碩簡親王碑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卷三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江蘇巡撫徐公雨峯神道碑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卷四墓志銘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志銘　海州州同王君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志銘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李訒菴先生墓志銘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江寧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卷五 墓志銘

虞東先生墓志銘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李晴江墓志銘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范西屏墓志銘
吳省曾墓志銘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補蘿先生墓志銘　史先生墓志銘
侯夷門墓志銘　楊節婦墓志銘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蔣太安人墓志銘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曹母劉恭人墓志銘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卷六 傳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高守村先生傳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戶部尚書張公傳原缺　倉場侍郎蔣公傳原缺
卷七傳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湄君小傳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女弟素文傳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程南耕先生傳　常孝子傳
甯國府知府莊公傳　江甯兩校官傳
大理寺卿鄧公傳　廚者王小余傳
石大夫傳　短人傳
卷八行狀書事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記富察中丞四事
卷九書事

書魯亮儕　書麻城獄
書潘荊山　李敏達公逸事
鄂文端公逸事　稗事二則
卷十 序
王介祉詩序　送醫者韓生序
重修江甯縣志序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送陸明府入都序　西阪草堂圖詩序
聞茗壓竹洲詩鈔序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所知集序　陶氏宗譜序代振聲作
張曰恆遺稿序　送許侯入都詩序
陶西圃詩序　虞東先生文集序
贈黃生序　史學例議序
蘭陔堂詩序　從弟臒齋詩序
卷十一 序跋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送上元藍令牧邛州詩序　龔旭開詩序
送劉廣文入都序　東皐詩存序
裴中丞退思圖序　汪樸廬聖湖詩序
幽光集序　雨亭公子遺稿序
胡稚威駢體文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葉書山庶子日下草序　萬柘坡詩集跋
南村唱和詩跋　野處堂遺稿跋
卷十二 記
篁村題壁記　隨園記
隨園後記　隨園三記
隨園四記　隨園五記
隨園六記　陶氏義莊碑記
戊子中秋記遊　西磧山莊記
卷十三 記
安徽布政司新廨題名記代許公作　醉嘯軒記

馬骨記
史公張秋治河記
俞氏義塚碑記
江寧府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漁隱小圃記
記句容吏
江寧訓導廳壁記
江安十府糧道題名碑記代

卷十四 祭文哀詞誄

祭陶西圃文
祭莊滋圃中丞文
祭程元衡文
祭商寶意太守文
祭薛一瓢文
祭妹文
祭座主鄧遜齋先生文原缺
周鎬谿哀詞
韓埸哀詞
胡稚威哀詞
呂文光哀詞
趙舍人誄

卷十五 書

與從弟某論繹服作樂書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上陳撫軍辨保甲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與是仲明書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卷十六 書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再答陶觀察書

答和觀察書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答任生書　答衛大司空書

與孔南溪太守書

卷十七 書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再與沈大宗伯書　答施蘭垞論詩書

答蘭垞第二書　與盧轉運書

答袁蕙纕孝廉書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答某山人書　再答某山人書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卷十八書

答程魚門書　與某刺史書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答惠定宇書

答定宇第二書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答某明府書　答蔣苕生書

卷十九書

慰王麓園喪子書　與楊生書

答戴敬咸孝廉書　答尹相國書

與邵厚菴太守論杜荼村文書　答友人某論文書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與薛壽魚書　答某生書

與朱竹君學士書　答朱竹君學士書

答尹似村書　再答似村書

與程戢園書　再與戢園書

答洪華峯書　答彭尺木進士書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答洪稚存書

卷二十 論

公生明論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荊軻書盜論

駁侯朝宗于謙論　魏徵論

魯肅論　高帝論

宋論　郭巨論

張巡殺妾論　徐有功論

卷二十一 論議

高歡宇文泰論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駁唐鑑李德裕論　姚崇宋璟論

宋儒論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書院議

卷二十二 說辨疑

愛物說　牡丹說

清說　玩古者說三篇
黃生借書說　後出師表辨
金縢辨上　金縢辨下
六宮辨　征苗疑

卷二十三 書後

書鄂人對後　書王荊公文集後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書柳子封建論後
再書柳子封建論後　書唐介傳後
再書唐介傳後　書復性書後
書留侯傳後　書宋均傳後
書顧覬之傳後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書郤浩傳後　書通鑑溫公唐維洲論後
讀賈子　讀左傳
讀喪禮或問　讀孟子
書柳子天說後　書崔實政論後

文明書局藏版

書戾太子傳後　書韓子琴操後
卷二十四 銘策問解
鏁硯銘　斧硯銘
朴硯銘　師恩硯銘
鐘硯銘　鏡硯銘
方硯銘　汶硯銘
貨布硯銘　井田硯銘
竹節杖銘　方竹杖銘
都盛盤銘　策秀才文五道
論語解四篇
續集
卷二十五 賦神道碑墓志
坐觀垂釣賦　笑賦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銘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衙公墓志銘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卷二十六 墓志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志銘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幔亭周君墓志銘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皐甯貢士戴君墓志銘　郡文學項君莘甫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程君雲門墓志銘　錢太恭人墓志銘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卷二十七 傳行狀書事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雪溪李先生傳　李孝子傳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書馬僧　書朱山
書悔軒觀察五事
卷二十八序跋
錢璵沙先生詩序　趙雲松甌北集序
蒋心餘藏園詩序　碧腴齋詩鈔序
錢竹初詩序　童二樹詩序
何南園詩序　莊念農遺稿序
程綿莊詩說序　玉井搴蓮集序
隨園隨筆序　子不語序
隨園食單序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胡文屋時文序　史閣部遺集跋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卷二十九記祭文
所好軒記　散書記

散書後記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銅陵永濟橋記　榆莊記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弟香亭作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遊仙都峯記　遊黃龍山記
浙西三瀑布記　遊黃山記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遊丹霞記
峽江寺飛泉記　遊桂林諸山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遊武夷山記
祭孔南溪方伯文　祭李竹溪文
祭尹相國夫人文原缺
卷三十書書後
與程蕺園書　答蕺園論詩書
答平瑤海書　答沈省堂觀察書
與楊岵瞻書　書呂夷簡傳後
書大學補傳後　書陸游傳後

文明書局藏版

書茅氏八家文選
讀左傳國策
讀胡忠簡公傳
卷三十一 碑銘表傳序記書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董太恭人墓志銘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周君少霞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林君穀蕃墓志銘
弟婦陳恭人墓表
原任江蘇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黃君蓉江傳
陳烈婦傳
俞蒼石詩傳
何南園詩選後序
陶怡雲詩序
重遊沭陽圖記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與稚存論詩書
書楊鏡村
書汪容菴
杖銘
竹杖銘
藜杖銘

灌木杖銘　木枴銘

卷三十二　墓志銘　神道碑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柳堂史公墓志銘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徐君星標墓志銘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卷三十三　傳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莊公傳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禮部尚書姚公傳
方君柯亭傳

卷三十四 傳

帆手山傳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汪存樸先生傳　鮑竹溪先生傳
三賢合傳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徐靈胎先生傳

卷三十五 書後 書 序 記 哀辭 祭文

書秦檜傳後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與孫備之秀才書　與備之秀才第二書
答淮關榷使劉公書　答汪大紳書
答倪春巖刺史書　答戈小蓮書
揚文叔先生文集序　汪心農試硯齋記

近支齋記　韓生哀辭
祭徐心蘅秀才文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

長沙弔賈誼賦

錢唐袁枚子才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為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英。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愁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為人臣而竭其忠兮。為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曼於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嘐嘐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戢戢兮。召儒生而恒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諳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埀答而憐汝。孫爾愛而莫知所為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為龍而孰為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每汶汶而蹇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為其知而不遇也。明珠擢於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歡於衾席兮。媵妒譖而棄之。夫既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於宣室兮。泣鬼神於前席。孫拳拳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

文明書局藏版

嘉遯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晚節兮鵩鳥又知而來迭己之薄命固甘心兮丈累梁王而使之翻鞍傷為傳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為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誤鳳凰為鷦鷯兮覽德輝而竟去駟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既蕭曼以雲征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覓芳草生君之廟兮咨嗟涕洟感年少兮

不繫舟賦 有序

望山尚書再莅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圃夾池屋形如舟公葺其舊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否非舟之所能自為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宰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於博壁月照影於承霤隱影影兮簾捲庭冉冉兮雲留偶摳衣於綠野恍遺世於丹邱步乍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八達崇期三楹藻棁半楄中停一琴旁列但裁薄謟之花略綴飛來之石雖不泊於江湖儼横陳而待涉體靜而檣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鵲峙小渚霜清望舒涼室錦宗烟庭靈瑣槃停而霧掩重檐屈筦以天成左則牟首斜臨康莊遙踞宜啟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綮

高軒象君子之懷踈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遠景皆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夏始春餘井欄石畔竹密書陰草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葉辭條而律換唯玆舟之隆然偃長虹於天半不因急雨以回帆不逐浮萍而傍岸篙工欲截以難搖錦纜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澄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繞芝蘭之契手栽桃李之林覩籬落而心殷稼穡聽波聲而夢繞黃淮畫戟香而空增花隱牙旗颺而水面風來然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自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朝雖挖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前之峯影常青此後之挈音孰繼鼓沙棠之楫豈料重登賦苦葉之匏還期共濟舟之泊也共萬物以安恬舟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况傍舟之草附舟之蟲本乘淌之賤質涉宦海之飄蓬攀慈航而難再空揭厲於波中其能無挽紼纚而詠志託雲物以歌風也哉

青山招主人賦 有序

余去隨園一載辛未閏五復來棲遲見石留蕪穢屋宇黯剝書史十蠹七八嘆人可離園而園不可離人憮然久之時家居四紀餘祿蕩然故人感里有以仕易農之勸余又懼玆園之不能久居也乃託為青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焉其辭曰

主人去兮胡不歸盍不見山中之突厦蒙荼瘤以唯蜮主人歸兮胡欲行盍不聞山中之猿鶴將馳檄於門庭憶峨峨兮空谷跨兩龍兮坻伏河蠶鬟兮無梁茅誰髯兮無屋忽婉僤兮

馳象輪馬沛艾兮來夫君召龍俞兮測風呼謳癸兮執炬藻兼為之運斤兮獲人為之削鑄
極承塵搏壁之詭文回波兮復單極落時之房風而櫳雨君欲採兮果在林君欲釣兮魚在
渚君欲觀大江之波濤兮吾則聳巒峯而高舉君欲吸九霄之流瀣兮吾則吐朝霞而待耽
此豈不足於君所兮胡長行而踽踽自客秋之騰裝兮車哼哼而東去山鬼喜而聲吼兮
白鹿愁而局顧予能忍而終古兮爽美人之遲暮也世翻覆而興雲雨兮余青青其如故也
百花兮春陽滿山兮嚴妝盼夫君兮不見極思心兮悵悵書廢隙兮千慮待君兮悅目君繙
帙兮無時走白蟬兮彳亍還然兮説駕山之靈兮如雲老槐起而守宮兮微衡搖而掃塵
危石犖确以挺其去路兮山膏申申而詈君曰宣聖之皇皇兮年七十而返尼山使哲人而
無此年兮何六經之能刪陶潛之挂冠兮知食祿之不如飲酒使五柳之早植兮盍不多飲
乎一斗彼歸妹之翩翩兮可笠於有黃將推車之蟬攫兮保無厭迮於康莊誰轄殷以相召
兮忽許由之瓢動盜陝輸其營魂兮夢尹氏之多夢使果伊優與世利兮余胡偈偈以强留
恐素襟清尚之談然兮何能卒跳以體柔欲蘇世而居正兮蹈沂竟一發而難收忽所惡
而甘就兮舍所愛而徙求謝元祺之初志兮躡顏光之西流及少壯之不登臨兮老骰窣而
何以上高邱君欲知余之不忍別兮請聽此鳴鳥之啁啾

秋蘭賦

秋林空兮百草逝。若有香兮林中至。既蕭曼以襲裾。復氤氳而繞鼻。雖脉脉兮逆聞。覺熏熏然獨異乎心訝焉。是乃芳蘭。開非其時。葢不知寒。於焉步蘭陂。循蘭池。披條數莖。凝目尋之。果然蘭言。稱某在斯。業經半謝。尚挺全枝。啼露眼以有待。喜采者之來遲。苟不因風而振彌。雖幽人其猶未知。於是舁之蕭齋。置之明牕。朝焉與對。夕焉與雙。慮其霜厚葉薄。黨孤香瘦。風影外逼。寒心內痰。乃復玉几安置。金屏掩覆。雖出入之餘閒。必褰簾而三嗅。誰知朶止七花。開竟百日。晚景後凋。含章貞吉。露以冷而未晞。莖以勁而難折。瓣以斂而壽永。香以淡而味逸。商飈為之損感。涼月為之增色。留一穗之靈長。慰半生之蕭瑟。予不解神心佈覆。深情容與。折佩表潔。浴湯孤處。倚空谷以流思。靜風琴而不語。歌曰。秋雁回空。秋江停波。蘭獨不然。芬芳彌多。秋兮秋兮。將如蘭何。

老而無子賦 有序

余與魚門舍人。齊年。交好。俱五十無兒。聞其小妻復雄。為之心開。乃今秋書來。又已兒殁。揆其心志。悼悵可知。乃託為元白相慰之言。作賦寄之。用廣其意。亦聊以自解云爾。

白太傅龜兒不存。楊枝遣嫁。病染風痺。不怡中夜。廬山之佛殿藏詩。海上之仙龕待駕。乃喟然而嘆曰。謂地至厚。謂天至仁。惟混元之不處。運萬物而相因。是故青曾黃須。綿綿無垠。元蟲剛須。息息洪鈞。蛾猶術子。竹且生孫。何況至賤者姓。至貴者人。賓參遺種。莊說傳薪

小者肯播肯構大者為鳳為麟且莫言恩澤之侯百世箕裘之學千春但使佌偁主器童昏
應門亦足迓主喪之里尹而安登屋之游魂翳我何人傫然孤獨免乳者殤將娩者殰雞林
則萬首流傳犬子則一雄未卜有九服之英名無半行之骨肉爾乃石樽客散琴臺雨濛
半欄斜照一個衰翁意愖愖其若失魂充充如有窮齊國之頁牀之額趙家斷炊火之宗一
髮之懸崖太險千年之得姓將終耳表梁間乳燕慈烏之語心驚身後梨花寒食之風未
病而巖墻生乎四體非雲而孤影蕩於空中況復池北樓臺池西書庫彝鼎鱗列牙籤雲布
白樸百篇青箱十部莫不物物以栽絲絲手護甲乙丹黃研朱滴露董安于之牆壁半鍊蒿
銅晏平仲之房楹深藏竹素問交替與何人儼橫陳於道路于是愛先生者代為禖祝而望
商瞿之得晚息焉憎先生者嘲怪荒侯而疑展氏之有隱慝焉元相公聞而笑曰是何以造
物為拘拘而不證之詩書耶夫侯寵四兆神理萬殊箕疇五福子嗣本無宣尼大聖早喪伯
魚齊桓公有子六人而幹掩揚門之扇田成子有子七十而身為寄豭之徒憨隸轉尸功
臣隱痛練裙葛帔名士嗟吁是故賢令嬴博之札達稱東門之吳曾怒西河之泣孔辭顏路
之車彼夸語兒之鄉而登望子之臺者盍亦鑒於斯乎且莫言子不孝則如龍欄氏之忘情
子不祭則如公索氏之亡牲就使惠種非狂胞衣盡紫高陽八才姜支三趾亦勢必暮投
經書朝布筵几女聘姬姜師延崔李飴含不足擅舐無已振振般般孳孳娓娓猶恐縱婦勃

谿詗翁歃抵青善不祥冠笞非禮教諂則頭觸屏風視病則竟夕十起侯婚嫁之將畢亦人生之已矣故曰為人作父非易居之名買奴得翁亦偶然之理又安得如此日之從容暮景孤吟青霞攘羊不懼尻背無譏帶益三副禾呼百車雖在世而出世視有家如無家投懷者明月趨庭者落花承懽者猿鳥繞膝者桑麻為樂不憂兒輩覺放言不驚長老羞施半鼓刖戚里拜德捨一宅則佛子矜夸無後為名二婢夾我而非罪有官不仕一月不醒而何嗟静言思之老而無子福耶非耶而況心静思精身閒學廣述作非凡知音必賞安知後世不鑄范蠡之金他邦不畫朱穆之像宗我學者即兒孫傳我文者皆族黨又何必為孺子牛負阿侯襁褓樹嬰娩懸弧掃攙盜妾順於兩儀奪真珠而在掌夫然後謂之有子哉太傅聽猶未畢心曠神全如逃禪而悟徹如御風而登仙重開玉甕再理冰絃子來不拒子去不憐終日陶然改字樂天

山問

隨園先生倉山結隣住一十有一載年方四旬山神怪之不能無言乃面先生而問曰余託體為山與混沌俱所見隱士百千萬餘如先生者與人殊山實惑焉願布區區昔巢由之號稱首隱也吾見其蓬累而行耦俱無猜心忘顏頰與天往來先生則早登金門身踐玉堂臨歧矩步指會規翔撤金蓮為婚燭含鷄舌作星郎夫豈蒲衣石戶之倘徉者乎其次鷗

夷泛舟赤松辟穀蜀市青青東海黃鵠是有所託而龍蟠非無所為而雌伏先生又治比吳公表薦葛龔吏澤如春民望如風聽琴者願展伯牙之指觀射者思繼飛衛之弓譬如四時之序方春方夏而並非秋冬之成功再其次原憲以甕牖語人於陵則銘刻自處貍鉶披裘東郭織履為聾嚾鋤因瘖守圉避苑就枯索居孤露或能薄而閉關或足躄而却步先生又軥錄其躬斧藻其德髮若植竿瞳如點漆音響遏雲眉間容尺山立時行揚休玉色誦東方之四十萬言奪戴憑之五十餘席可以坐而謀起而決備君子之九能傲朝廷之三揖是又非熒魂曠枯冥行坎窞者之所能髣髴是以後乎先生者方且縹緲天闕持衡要津敝項交跖魁群冠倫竊杜銓之文資其解褐疑蘇秦之名原是古人前乎先生者方且豨膏棘軸赴選里鄉魍顏昌鼻僅什巖廊希飛蟲之弋獲忘日暮而途長先生胡為乎有冠不彈無雪早臥髮長心短退勇進惰雉膏不食匏瓜空夫袖巧手而看拙匠之傷沉憩航而閱千帆之過秋蛇赴穴竟失其節雄雞司晨不鳴何聞昌不就明夷之占吉而答王女之洪鈞乎先生曰若山神所言可以語下未可以語上也徒論其理未曉其象也則獨不見夫麋鹿乎駿角疑疑野心濯濯騎之者身顛牽之者足躅此石隱之流非我也又不見夫舞象乎黃帳而蹲載寶而朝一俗之外無時逍遙此朱紱之困非我也惟夫駃騠蒲梢騄耳騏騆對天長嘶顧影自豪非不知近輾槃和鑾鑣非不能登天閑舞簫韶然其所受者則在乎渥洼之水

黃池之涉崑崙洗鬣瑤臺銜花固不能久齕乎芻豆而羈縶夫王家余實慕之是耶非耶且夫君子之立身也才欲其大志欲其小能欲其多事欲其少故名成而身樂心安而境好其處世也居前必令人輕居後必令人軒故湖上不責魚山中不鬻薪當今堯禮舜醮夔拊龍言禮明樂備雲動雷屯家家鶴膝處處瑤琨來未必有我去未必無人不少北山南仲戴星鞅掌只少康衢華封鼓琴擊壤不少槧人伎曲露項嶄襟只少執鉞司草治粟縫袛與其搏常扶翼知尋布肘曷若勇夫重閉聖人不手與其王孫自矚執鐸將擲曷若中年病忘養空而遊我是以立身乎黠癡之半食飲乎清濁之間神劍小割慶雲偶鮮董父一蘇而不上卞彬十擲而仍犍周鼎著倕而齕其指楚焞改卜而全其天竹素供奉烟雲周旋逢衣淺帶糟邱老焉是既不愧夫鷁鶂之宿智而亦何愁乎胡老之華顛至於沒世無稱君子所恥是有命焉何病乎己且夏四百年商六百年豈無其人自健自賢卒皆為而無考事而無傳我獨何人而獨憔然山神聞之冰襟而出踞餘而歌曰山之高不如子之趣山之靈不如子之明將子毋悶吾失吾問收雲反風請與子終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

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數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為惟其將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為也為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衣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遊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僅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其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為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為也為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為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為士矣既為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以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

賢者。今歲遣之。明歲來必遣也。惟有傳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傳傳相承。而賢乃愈進。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奇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予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鬬。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卽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薦。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遣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未免過雜。鄙意法溫公十科取士。而參以舒元輿一議。其庶乎。自記

子產不毀游廟頌

奕奕游廟。南道而居。將葬簡公。蕭荒難驅。縱爲火社。馬叟契焉。葬除蒐除。豈子產私。毀當宮而行。毀之殺如。乃有太叔。操其而立。以毀不毀。操刺顏色。冀危得之。毋乃用術。子產過時有睟其容。問不毀故。感動於中。顧曰。舍之以安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再。恃巧干仁。愚者亦怪

子產不然。願心而待。蓋隆彼衎。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鬬不驚。乃至毀廟。肫肫其情。為國教孝。匪己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生死也哀。其生也慶。借頌為箴。今之從政。

曹黄門先生像贊

侯然之容。義然之狀。想見峨冠。立金階上。惟聖人建極。四門首闢。公逢其時。為邦司直。奮筆奮舌。侃侃矜矜。吾以吾鳴。匪詭隨是爭。惟大猷是經。帝為傾耳。略見施行。未竟其用。左遷奪俸。如華堂撓棟。如朝陽喪鳳。人皆為惆悵曰不然。苟於世有補。徐樂一書。已足千古。而况公文有集如許。

朱栩贊

漢有朱栩。為董賢吏。賢既僇尸。栩獨收視。犯莽有禍。葬董無名。栩豈不知。而捐其生。栩曰不然。吾行吾情。聖卿雖佞。媞媞可矜。巨君作賊。篡漢有形。哀賢惡莽。識所重輕。借曰私恩。愈見至誠。嗚呼世人。惟勢是附。實甚翟公。客所景慕。勢盛勢衰。客來客去。來時何思。從從馳鶩。去時何仇。悠悠陌路。但有避趨。而無好惡。奚况於賢。伊誰肯赴。栩之所為。義同欒布。班史大書。子浮隆隆。當建武時。為大司空。惟人至庸。惟天至公。嗚呼世人。鑒此高風。

卜式司馬相如賛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一人知之衆人不知也衆人不知則雖千百世後亦不知當日之能知之者爲何人也而其人既已知之矣見幾而作矣則所存乎史册間者不過其跡而已推其迹以得其心吾於卜式司馬相如有獨契焉當武帝時中國耗矣帝之雄心未已此揚可告緡之事所必有者也法網密矣帝之猜心未已此淮南賓客之誅所必有者也卜式知家財之難保而先輸之於官即陳平之保而刺船也相如知仕宦之難爲而愛聞多病即子房之善藏其用也帝知其無可告之緡則轉以黃金賜之知其有未盡之才則且於遺稿求之以要福也而不知其避禍以避禍也而不知其要福以武帝之雄猜落兩人度內而不悟而其忠愛之心持正之氣則未嘗不一白於朝廷又能各因其分以立言而仍不蹈批鱗之忌式官已尊寵已固故有烹宏羊天乃雨之言何其犯也相如官尚卑資尚淺故僅有諫獵之章奏雅之賦何其婉也嗟乎使式戀其財而不獻必爲郭解之徒而相如仕宦不止又安知不爲壽王主父之續乎讀史至此爲發其覆而又笑世之鄙卜式而薄相如者其淺士矣故爲之賛其詞曰

天之生才代不絶賢何建元五十四年而意寂然此如驕陽當天百草萎焉或陷於法或遯乎田陷法遯田名皆不宣一式一長卿獨察機先毀家家存病身身全一信乎君而以危言

讜論著一忘乎世而以高文典册傳載之汲生之藝愚倩之仙竟別開一境而無媿色於其閒嗚呼欲知人先論世如二公如其智如其智

東閣大學士張文相公像贊 公名允隨原任雲南總督

昔有義叔分宅南郊平訛敬致克襄帝堯穆穆張公繼義而作秉珪三年不離南服維彼滇南實開新疆歷漢晉唐高山始荒驅鷹作鳩牧狠為羊疇是羈縻而不叛亢急之挺矣緩之梗矣萬洞騷驛兵在頸矣公來至止勿弛勿震鼎師以威參和以仁如古黔嬴手含混敦如古夷熊與鳥獸言銳聒遁路五百餘里俾彼鳞車周道如砥鐵金沙灘百有三十俾彼方舟安行枕席既萃杜松九旃上平既艾莫草靡數不登張立騎牢審疏糈粥菊旅僧然霽霄盡穀侁侁有苗金環花衣夷歌傑傑媚於侯蘦狉狉荒服罔敢寇災聖要瓌溫臻于于其來地不愛寶五金窒湧鈎考蓑蹝鞭笞桑孔亦側既鑄如泉環流八省輸銅歲省萬牛經算奻極不可計籌天子曰咨卿實元功可坐論道以相朕躬六十趼殿二肆歌鐘與綱樂之其風雍雍公拜殿上民泣滇中朝有聖相滇無神公五期三名未竟其施遲頹旗翼而乘雲螭於人未嘆於公無憾如此哀榮得歸亦好巍巍遺像琛版星冠盱衡振色奉表戴於華嶽立隹士高梧翔鸞望而氣肅對之神寒公第五子與枚通書命作贊語以永終譽枚無金管敢寫濛烟再拜稽首傚班孟堅寸莛鐘撞撮土河填匪贊時賢贊公在天

儉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織襦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詰。轅前驅擁之去。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為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愕視。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綫之衣從竈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之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為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為蓼蟲。悖矣。尚書重表己之儉。故并戕轅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鞫其頭斃。意以警眾也。嗣後每巡。羣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大啖。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提擲於鰍蝦間。而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為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盜為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士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

有所蔽焉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為行其心之所安殁焉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為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尚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為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即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為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末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勤求傳後豈以為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己若乎嘻異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為絲也終日綿轉不絕死而后已彼豈望人之采絲之元黃之衮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為而為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為而為之之意作釋名

釋宮一篇送李晴江

心天官也耳目口鼻五官也公卿大夫百官也天官五官豈我有哉天與之百官豈我有哉人與之以偶然之有遂不可必與之數而又未有而求之既有而昵之業已無有而思之是制於與不與也夫與不與彼又有所制也天制於氣數而不敢與不敢不與人制於天而不能與不能不與吾又受制於所受制之天與人而望其與震其不與吁其惑哉雖然有天官而后有五官有五官而后有百官以公卿大夫易耳目口鼻愚者不爲也以耳目口鼻易其心愚者亦不爲也乃以公卿大夫之故而累其身幷累其心是以千金之珠易土苴也李先生搖組鳴轂之乎中州不逾年解果其冠傫然垠矣則又搖組鳴轂之乎江南不逾年解果其冠傫然垠矣邦之人甚怪之甚避之予才子曳先生之背披先生之胸暴之乎項氏之園大暑日中而睨之曰嘻先生其有道者歟始吾見先生之頭棄其蟬冕以爲頭無官也先生之身解其印綬以爲身無官也今日光耀先生之方寸蕩蕩然榮華之不知與湛之不分然則先生之臟腑百竅俱無官也以無官之先生而人必與之官先生不辭以有官之先生而人不與之官先生不惋吾知之矣我之生也是天之有求於我也畀之耳目口鼻以粉飾太虛而非我有所求於天也我之仕也是人之有求於我也畀之爵祿車馬以受其利濟而非我有所求於人也赤子之哭不願生也初生之哭是則將死之哭非矣丹穴之逃懼爲君也人君之逃是則人臣之不逃非矣今之人已無求於先生今之天猶有求於先生於

是有鼻而且甘乎椒桂有目而且玩乎白雲有耳而且耽乎松泉有口而且論乎是非而且耳不隨人聽目不隨人視四支不隨人約束卧可也坐可也居可也行可也一日可也百年可也不以百官病其五官而吾嘗全不以五官病其天官而先生傳言未畢先生蹶然興曰吾聞中民之士榮官吾非中民也而子又奚稱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終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元年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　車駕　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　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堦次子翰林庶吉士瑆輿櫬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支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訏謨無聞而要其能為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夔而上公奉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畢音同歎慶堯舜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為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涖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衝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揵老鹽倉淤中小

文明書局藏版

疊渚覓蓋山功成。抵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為經。以趙北口兩淀為咽喉。穿壕引泉。凹淤衛隄。淤田六千頃。其督振陝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兩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於參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為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世宗勿許。公雖斯徒跣。洵涕力請。至於批鱗叩閽。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忍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詢。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侵。公呼謝者再。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東脩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為悲。而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無藉於饋。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矣。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議生民休戚。慨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彈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

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鬢顛禿且盡 天子恐用

公晚一切大事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其耄耋之思卒以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

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

已臣核 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

混淆尚書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為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

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

銘曰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膚思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為儒宗提

躬何約艾物何豐孤終既協陰陽就宮變龢養 瘠保我王風凡彼百工倅倅衝衝成才之忌

或盛名之攻至於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愈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

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皋謨說命餘音琅琅配於 太廟祀於太

學書於旗常斑於碑角松柏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伉五嶽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瀋庵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於

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林

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

手畫沉詳不煩。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郎橫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刃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建陸涼川屯穀儲備。改哀牢山土司為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吁呼腦兒刁光煥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番。福建饑民變。調公督浙閩。公到浙。即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溫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劫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夷讋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竹腳寮南投峙兩路進兵擒之。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倨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上以公祖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遣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簡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猺猓應之。乃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即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榷使年希堯。人以為仁者之勇。尋遷戶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薨。謚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睞。開則精光射人。

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語褒寵或忤 旨旦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雖家孥實僚欲窺公顏十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畢及終不悔然於國害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著故雖詔書追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蒲坦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厄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為多無之不為少宜撫其不逃者懲其逃者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為脫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為滇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慚感折胥後李眷日隆 上疑公叢脞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胸摩文案生肉腁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 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為將刑侍衛摩公胸奏曰李衛不欺 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稗政命補察劾 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遣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興縣秀才營之原子某

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亙何卽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焚不爇惟公秉貞姤之性行伎台之政抒端右之才尉閭左之懷始仕戴冠來扶王風赤舄冒頂素手捫空遵帝九阬囷弃祿通悅尼來遠有睟其容歸耶星出白澤神通蚩尤丈八鼍鼓一中使猱村狗國區人驚封靡不書雲奉歷橫草成功徵衣旁旒其聲噭噭　帝曰汝太將宰而弗操剸宜淬其鋒以持鉤䏢公拜稽首爰收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教民三百先甲百辟欽之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烋德賞兮家象祈進高一丈兮所謂大臣盡置以為像兮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護鳳陽勳衛家懷遠徙江西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湛深聖學自布衣至為尚書言動措施數奏一不外於孔孟以事被譴人懼且不測而公攜殘火治詩書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為第一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壹切禁絕牢籍書吏僅通食飲姦不得發毋獄

洪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為翦茅草屋撤牙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之庤其馬夏不究暍順時視士敎民農桑蓄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守巡今兼字撫故也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即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督五年題鹽課獲譴六年受代公既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來綱來鞫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即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手家滇黔人狂走驩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纏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既入覲 天子召對良久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既出尋賜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列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朝臣言可採者代為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即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藩邸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閱歲常眷勞患手足痛 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弟子應詢為子葬某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容仁人貴際大貴無色大美無味薰薰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役之無底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汝余輔以帥百僚伯夷彤伯班序頡毛公拜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晷短逝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廬魂無不之古書黑石罔或磨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茲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公諱傅鼐字閣峯先世居長白山號富察氏祖額色泰從 太宗文皇帝用兵有大功子四人次子驃騎將軍噶爾漢輔

聖祖致太平生公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目數行下年十六選入右衛侍

世宗於雍邸驂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羹堯以大逆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脅從罔治疏紓事上久能知 上之用心公倘諸公心知其寬而不言非 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語平反無算岳興阿者九門提督隆科多子也隆柄用時禮下於公公不往及隆敗公為上言岳無罪 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為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從傔卒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論準噶爾情形 上不以為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 召公還予侍郎銜命往軍前參贊未行仍命入宿侍起居 上達和聲樂事皆公

掌之。十二年春。命公觀兵鄂爾多斯部落。中途偵賊數萬。掠地西走。公即赴拜達理請於大將軍馬爾賽曰。賊送死。可唾手取也。賊遠來雖兵疲。猶能一戰。惟馬力稍竭。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爲。事成歸功將軍。事敗爲受其罪。馬爾賽然。再三云不應。公憤激自率所部出與賊戰。大敗之。獲輜重牛畜萬計。卒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　天子大悅。賜孔雀翎。移佐平郡王軍。謀斬大將軍馬爾賽徇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問公。公叩頭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密學士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氣甚惡。窮沙萬里。雪沒馬鼻。行者迷向。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辭嚴。徑上馬馳抵策凌部落。策凌坐穹廬。紅氈氍毹爲褥。金龍蟠疊五尺高。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　詔音。響如鐘。酋蠻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爽言曰。果然中國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劃阿爾泰山爲界。策陵曰。阿爾泰不毛之地。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荊棘。厲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寧忍棄之。公曰。以爲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更善。昔我聖祖征噶爾旦。通好於若國。若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旦送來。在途病死。若國震於天誅即獻阿爾泰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已有年矣。今猶以爲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陵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　集十四鄂託十四宰桑。合而見公。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鄂託宰桑者。華言十四路頭目也。公叱曰　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

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諓諓如兒女子吾爲而
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翼日策麦如約繕表求公　奏并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
世宗大悅敕詔下加公三級晉秩都統　世宗崩　今上登極遷刑部尚書以誤舉參
領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吏部尚書孫公嘉淦爲奏請就醫私第許之薨於家年六
十二葬西山獨樹里子三人長昌齡官編修次科占次查訥俱有文風公寬於接下太雜剛
於事上太戇侃侃自喜好聲矜譽簡節而踈目以故無平不陂福與禍俱丙辰會試榜發
公奏請搜落卷　上允之復取中三十餘人有廣東劉起振者年八十八以公薦入翰林爲
一時盛事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雁峰鰲峰東皐南莊諸勝積書萬卷招四方人與遊性理經
史詩文醫人日者悉萃集焉果親王任事時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侯王發聲聽未畢
輒迎拒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世宗責公曰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銘曰公如劍其干將乎誰不欽以其光乎卒以折毋乃剛乎迷陽迷陽傷吾足乎固不如亦
堇之錮而南山之藏乎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王公葬黃岡陽羅六十年墓無碑其孫廷泰來言曰先祖遺命弗爲碑碑缺至今
廷泰出先生門下讀先生金石文字於古無讓然則安知非先人之靈不欲以姓名爵里草

草託人。必待後世之能與夫班馬爭者。然後紀傳之耶。銘我先人。補子孫之憾。先生其美辭

余謹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澤宏。字涓來。一字昊廬。家本琅琊。十世祖東平侯。遷於黃岡。公父用予。崇禎進士。任淮安推官。內擢檢討。以公故。封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有子五人。公其長也。玉色揚聲。風采儁異。八歲侍封公於淮。封公指簿案戲曰。兒他日亦掌是乎。公搖首別手一書曰。兒讀此。願掌此。摘之禮經一部也。翁乃大奇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中崇禎壬午副榜。當是時流賊四起。黃岡氛甚惡。公避亂九江。路遇賊劫其家屬。公逃深箐中。三日不食譚爾恒者。九江豪也。夜夢米鳳翔竹間。旦伺得公。餓色徨然。憐而衣食之。公說譚曰。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賊中。某義不獨生。公仁人。能活某一家乎。譚問計。公曰。賊衆烏合無遠志。又無刁斗之設。每夕豬啼而嚚。必置酒高會。乘其醉襲之。克矣。譚許諾。糾鄉勇百餘。雜持鋤盾。公操戈而先。衆從之。直斫賊營。賊大驚。手不及格。皆逃。公殺數十人。扶祖父母父母出。其他子女得脫者。泣謝環拜。求見主帥。就視乃書生儒冠美而文者也。時公年二十一矣。甲申

世祖章皇帝登極。天下大定。公歸里讀書。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京畿。再遷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既貴。爲譚爾恒納粟。得官同知。所以報也。立朝專持大體

御史某奏流人宜從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也。流非死罪。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

文明書局藏版

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先是江西徵漕每米石輸水岸費若
干相沿為正供會江督奏入九卿議者多持兩端公力言洪都地瘠民貧除之便　天子以為
然歲省浮額十餘萬西江稅關舊設湖口湖口灘石森立商舟待驗往往漂沒公奏移九江
關後泊者晏然無他虞往來商為建生祠癸未以老辭位歸居金陵之大功坊角巾散服徜
徉山水若忘其為國老者然　鑾輿南巡公三逢盛典每見則賜坐賜復藥勞問優渥鄉里
以為榮年八十三薨子六人長材弁次材任己未進士官副都御史次材成官江西南康
令次材猷材信材振材辰即廷泰父也先娶陳氏次周氏俱封夫人
銘曰天開虞廷先生鳳鳥來舞來儀為國初老公之誕生神骨珊然禮儀三百幼願學焉
帝曰嘉汝汝作秩宗曷帥以敬克相朕躬黼黻粢盛罔或不供吉凶軍嘉必度於本末而後
章之公拜稽首含舒憲章斟酌六典損益百王執大琰圭而佐烝嘗亦咸有一德以格於
穹蒼佩佩靄靄澄澄水止與赫赫之功不沾沾自喜老而安焉三山二水廷泰甚文黃中通
理補微元石永光蒿里祖德訪孫碑文斷史公侯之裔必復其始

和碩簡親王碑

乾隆十四年簡親王神保住以事削爵

天子命鎮國將軍德沛襲封王名德沛字濟齋祖福臘閭封貝勒父福存封貝子王以嫡出應襲封鎮國將軍讓與從子恒魯而已託足疾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持豚之饋

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遷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

今上登極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王面頰無鬚髯頭童如矢道氣盎然服侍皆內監宦者每見屬吏南面坐監司以下長跪白事外於周孔仁義一不關口聞人善則信聞人過則疑以和顏接士士之曉經術能吏治者尤篤愛如子弟然甘肅歉收多不上聞王到兩月不雨報旱普振之甘肅報災自王始衡永郴道某修杞桿州於洞庭湖便文自營夫役多溺死前總督邁柱庇之某故大俠有氣力知王來必不相容走闕節京師凡貴人識王者聽請書月以百數王積尺許一切不開視先劾奏某褫職擒問服罪然後聚而焚之御史宋績晫劾福建巡撫某安韶州守某贓 上疑不實命宋往會同王鞫時巡撫與太守俱未解任聞宋來欺其孤遣猾吏鉗伺之風影甚危人亦疑王與巡撫同城不先舉發而為宋所奏必獲前宋以小臣犯衆怒行萬里外勢必不能自脫王竟自伏失察罪奏直宋而置巡撫太守於法天下服其公越俗尚機有五通神為祟王毀其像將軍隆升貪縱王劾去之民大懽為建生祠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娖餅千艘蔽河而嘯兩岸噴

盤若流菜色立變謂付縣放手開倉庫振盜役侵可重須可務使恩流於民凡留養資送者

靡張厥加恤各色目靡不舉是歲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共一千萬官吏震駭或色不相許

王輒奮曰堯舜在上必不以活民獲罪縱為活民故罷歸於心不更安耶論者謂江南是

年災實非常然數百萬扎 瘥損瘠鮮溝壑死又不相寇災賊殺非王之勇不能肩非 皇上

之仁不能容也議河事與總河高文定公不合召補吏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尋遷尚書封

王一年薨王宅心遊目恒在三代上入學謁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簴懷而慕思不忍訣捨

居恒危坐番番雖矜莊而虛己已甚常詣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獨助教

王之銳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節聖經畢矣其本亂云云須重申之

以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之義王欣然下階三肅而謝助教者河間人所稱仲穎先生者也

袁枚宰江浦時王過境傔從索供頓勢甚張枚以實啟王嚴檄禁督嗣後肅然以此受知尤

深王所著有周易解八卷實踐錄二卷薨年六十九謚曰儀無子以從子恒質嗣

銘曰彤雲旨僕分姓羲軒河間東平卓爾不羣惟王兼之為 國宗親聖涯稅駕元淵渠身

吁荼萬物拱押天人純然領聞愔愔好學六爻陰陽三雍禮樂咸精其能為民先覺洽日九

披卿雲五采高掌遠蹠白旦於四海天災已極乃見 帝九 帝座難通乃見王功羣黎報

王立廟丞嘗王不能到王在扎廟溫明祕器八綍龍牽同哀共嘆奠王幽燕遂知家旁太極

流泉定興雜草。靈著芊芊。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枚幼時見里巷坐八九十翁說賢太守必曰魏公或新太守甫涖里魁過必問得如魏公否枚問公政何若曰公至海不波旱必雨浮糧捐盜賊竄野無停柩寺無少尼嘗過市有旗廝强訂毀器折屋拘之不服曰我固山子也公怒命縛與後吾 將訴於將軍輿夫急馳牽烈日中公肅冠謁廟故紆其道固山子不能堪叩頭曰願受公責毋訴將軍公曰公子安可責哉且公子世家知禮義當不爾必家奴教之耳杖其奴四十徇於市自後八旗肅然撫軍黃叔琳獲罪有蜚語稱其弟叔璥為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擁黃公囚服噤齘將軍呼三木脅之公搴錢塘楊令歷階上抗聲大言曰府縣司地方地方市罷而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再訊叔璥且　天子惟不信風聞故命大臣窮竟若奏不實而周內之是欺　天子也竊以為不可今孩兒老母萬千在庭下辱將軍玉聲一問則叔璥與府縣俱無所逃罪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匐呼曰如魏公言黃竟得釋公所行此其犖犖大者枚聞而識之後十餘年枚知江寧公為安徽布政使得朝夕見矜寵甚盛公時年六十餘朴而和疑不稱其風力者蓋公之爵已尊年已高養愈粹也今年公薨將葬其次子內閣侍讀允廸來曰子先君竹馬兒童也長又受先君知然則銘先君惟子是

文明書局藏版

屬枚惶恐辭讓懼文不稱德為厲鼎盖繼文思銘公可無愧詞而枚文武將藉公增重及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步千號慎齋大父諱蕃官中書舍人居江西建昌之水斗嶺鼎革時守將欲屠嶺素善舍人給契箭一枝曰保而家舍人不可曰願與全嶺同死將誼而許之活者千餘家子士力叅官禮部侍郎生公公舉康熙乙酉科登進士宰應城得民和他郡訟者走應城如鶩大府知之遇民變必檄公往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望見應城縣旗幟呼曰魏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事聞擢知冀州 世宗登極還守杭州再遷河南按察使當是時督臣田文鏡政尚猛上蔡令某怙田勢倂張公首劾之田怒力未有以傷會調直隸與布政使張沽拷人致死謫戍黑龍江先是兵部尚書傅鼐謫馬公到之前夕傅夢魏徵來翌日公至傅心敬之而未言上一何同步江上一丈夫來汲熟視公曰公毋姓魏乎曰然丈夫跪叩頭泣曰民冀州人也公刑我公不記耶公曰然則應恨我而何以泣曰民從人為盜法當死公為減流雖遣發公意猶若其不欲遣發者然故感公語畢再泣再叩頭傳亦愴然不自禁直前握手曰殺之不怨公孔明耳豈僅魏元成哉乃述前夢大歡笑 今上元年公與楊名時魏廷珍等同召見授西安按察使大將軍查郎阿從蘭州歸衆官郊迎日已暮查下馬問誰是魏觀察公趨而前查手燭照示衆官曰此傅閣峯為我言八年塞外友刑人而人感者容顏尚未老也再陞山東布政使調安徽先是司吞居

奇苛駁。各屬册。籍公命代造。檄發。乃相視閣手。州縣奏銷。輒以尾數。被部議。公代解而催還之。還安徽巡撫。入為刑部侍郎。再轉吏部。以老乞休。歸。七年。薨。壽七十有八。公在浙時。浙有南北闈。南闈課嬴。南司請撫臣入奏。公在坐曰。不可。若以稅嬴為殿最。則今年南勝北。明年北勝南。如物力何。汪景祺以大逆誅。子女坐流。一女許配中表。大府以無媒故。欲坐之。公不可。曰中表為婚。何事於媒。為除其名。其持大體如此。夫人曾氏。再娶蕭氏。長子溎暉。知鎮遠府。孫若干。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一檄擒斬四十賊。一歲殺虎七百隻。公之吏術廉且傑。赴道若渴。義若熱。即之溫溫如不克。巽之妥順。震之決。西江之西。巖巖石。其生也崇。為公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　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謚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東遵公遺命墓勿為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於皋夔之訏謨中見之我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　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勳澌然就湮於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　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盡焚密勿語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聲於貞石或亦左氏所謂達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摭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以祭酒家居　世宗為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聖祖崩　世宗即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　世宗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為工部侍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為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

文明書局藏版

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世宗深嘉之，未幾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抗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后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鞫訊。 世宗悉允所請，惟聲援於衛。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充江留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髯，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肴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開藥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纍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瘁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騶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追輿望影，以為天人。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於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閒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太弱，難以敵黃之强，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為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為動。 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 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貴雲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奪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振，按察使唐綏

祖密奏東省亦安。栗宜留。　世宗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安第綏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中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媿。不知嫌怨。時唐綏祖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讒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殷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今　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安。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恒諸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　命督南河河平。　命視師伊里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　上召公為慶七十。賜讌於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　天子七年。薨。公毅而能撥机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　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枕險。萬口噤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剸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臨入閣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束僕從。所涖肅然。將有張施。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

文明書局藏版

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僞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黃文襄公時衡屬邑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　鑾輿。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千言。而尤長奏對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布政使某妄奏司庫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既知庫虧百萬。而不能科別窮治何耶。　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華導。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詩成喜人吟聽。至傾摧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以故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內。公入相時所坐處。即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　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　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郎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

銘曰。一事未行。權聲雷鳴。鬧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載布。趨迎滿路。我知其故。信之有素。尤

哉夫子。金粹玉溫。伉怒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餘。鮮不顛躓。人亦指公。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揉。羊腸業業。公能游之。虎目猛猛。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憂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覆矣。轉相咎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貴且彌恭。耄乃益聰。乾乾日詖。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廉勿表。官之胡奪。詎天了了。十事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懷有待。元齡遺表。諫征高麗。公竟生前。抗顏陳詞。易簀猶視。殘編斷紙。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彼宣尼。可止則止。有子十三。節家金紫。囷不束修。敦詩說禮。遺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望公來游。二水之間。知公俱到。所到皆多。江南有廟。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扈從

聖祖出塞。獲羚羊飛猱。落鏖又雕者。二十餘年。

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川提督。甫至官。即奏設局。辦治槍砲鉛丸。時西土無事。而公預籌。同仕者笑之。未幾。西藏阿爾布託反。公征敵于敷甲。軍容山立。賊大驚散走。事聞。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土司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平。七何滇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水臺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下之。乃遂秋滇省烏蠻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

堵過卒繳其酋。 世宗大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奏

上嘉可。卽

今皇上卽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署天津總兵。遷古北口提督。再遷甘肅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屢震。新渠寶豐。幾不毛矣。公符縣買籽種耕牛。招民授田。浚昌潤渠灌之。行二年。而邑富如初。十二年春。署陝甘總督。冬。調江南。十六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當是時。 國家禽達瓦齊。方開闢伊里。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哈薩克。回虜竊發。襄勤伯鄂容安兵部尚書班第死之。 天子震怒。命大將軍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為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困軍需驛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易。民踴躍爭先。慮牛運妨農。奏買騾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為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飢。馬待缺而後補。則戰敗。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畜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駐防臺站月需米數千。曰吾前撫關時。曾買穀二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為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安于亦是過也。逆酋巴瑪等叛。截台。台信不通。沙克都爾曼吉一支就振蘭州逼近肘腋。巴里坤大震。公遂發兵三千鎮撫之。奏出半月。而

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共事蘭州。公檄令回蘭州督振。奏出四日而

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以將軍兆惠以孤軍守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軍。相機再進。奏未出
而
命下如公言。公每有謀猷。動符　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
眷寵日隆。加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尉。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素患咯血既理軍務。
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囈語。猶以馬駝糧運進勦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宮
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涕泣。漏下一鼓而薨。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　車
駕親奠。諡文襄。崇祀賢良。公陰重強毅。常稱事無大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黨援諸病。爲
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一不得。故生平寡笑語。所在芒角。專以招怨謗。忤權貴爲務。孤行一意。奉
主而已。及事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養名者。束手不敢動。而公輒以一疏得之。或直薦
其戚里。或保留人於臨斬決時。或請餉軍需數百萬。奏上即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身鵠立。
額上瘤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屬吏無溫顏。質確其過。高坐一不冠。斜睨而涕唾。司道以下。寒
毛惕伏。甚至股弁然。喜人強項。愈駁辯愈喜。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色。督西川時。外夷惟
噶爾入關殺茶。有誤奏入寇者。　天子命公發兵。公封還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聞。詔肅
州馬駐防兵。倚將軍勢。或不時給。公奏之。　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令無不
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衡畢手通鑑一編而已。子一人某。福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

文明書局藏版

於某。

銘曰。吾未見剛。次莫如猛。惟我文襄。秉此以遑。起宣化。終涼甘。利西北。不利東南。莫攖獅。付崔犍貉子。過老羆臥。天縱其鋒。爲孛橫衝。孤棒紅日。以行於空。如擊虎鬚。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人不履影而兇豫奪常者。其視此華表之穹隆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乾隆五年。天子命刑部尚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枚習　國書免課。而公命擬奏疏一通。獲許甚盛。嗣後趨函丈。不待啟輒入。得與聞　本朝文獻

仁廟

世廟兩聖人所以致太平之隆興。公生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大臣中酷愛姚元之。蓋自況也。後十年枚再拜公於　賜第。時公已作相。而枚起病入都。公教之曰。聞汝宰江寧有善政。誠不負所言。惜杜牧之未免風流耳。遠到者宜戒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公自此訣矣。今年五月十三日。公薨於位。　天子贈太保。謚文靖。命翰林立傳。樹碑於墓。公之勳　天子爲揚其聲光。銘公者有大手筆在。何俟門下一舊史官哉。然弟子傳其師。各有所心得。而不能自已。謹廣其事於狀外。而擬爲銘曰。公諱貽直。字儆弦。號鐵崖。系出東漢溧陽壯侯。世居

湖埭里徙夏莊。父夔官宮詹。以文學清望伏海內。公貴贈如公官。公十歲能詩。十八舉京兆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典試於滇督學於粵所至有聲。爲掌院湯公右曾所抑。由檢討而贊善而諭德而侍講而庶子而學士。優游清秘。不遷一級者。二十三年。雍正元年。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韁紫騮。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大驚。遽翻鞍下。曰。是吾同年鐵崕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己易他馬。並轡入章益門。翼日補吏部侍郎尹順天。 世宗晝日三接。咨詢優獎。公亦布露所蓄。勤施於四方。乘傳訊雁平道王寵。閱令梅庭謨。清釐直隸河南積案。甄別閩省官。雖事秘外不能知。而考覈平反。輿論翕然。公在 世宗時。總督福建。再督江南。授都御史。巡撫陝西。在今上時。總督湖廣。再督直隸。加經筵講官。戶工刑兵吏五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公生而徇通。神識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鎮。又六十餘年。以故所涖處如日破黑。湯之沃雪。扰伉竅要。動中機宜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懈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爲政。行已無心寬猛。耻矜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先是戍臺灣兵。武弁送往。動索番社。頓遞。公改委臺鎮本標。弊遂絕。漳泉旱澀。穀易朽。公奏台灣例給兵米。即以四府穀運厦門碾發。嗣後無角尖耗。西安無屯倉。公請軍需剩穀十六萬爲貯。歲飢屯民受振如一。苗盜蒲寅山據視頭山叛。積十稔未平。公設方略。命總兵李椅擒其魁。餘黨悉撤。容美土司稅輕。改歸流。後稅

增。公請仍征原額獠猺歡呼。督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餘　今上登極。公首奏停開墾以杜浮冒禁勸捐以正國體循資格。以息奔競。用科目。以重科道吏禮四衙門疏數千言。　上在藩邸習聞　世宗稱公。友是愈信其賢。悉允所奏因公入謁　梓宮召見溫諭良久。賜　世宗所遺鵝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亮。即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致。公感謝嗚咽。　上亦泣下不止。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舉止詳華。靴塵不沾。衣主袍褶式。皆內裁。性强記。尤善清言。雖庄語危論。必多譬引饒風趣。每早朝立宮門槐柳下。諸王貝勒卿貳翰詹環聽鉄崖相公道　三朝舊事。耆臣言行。以至輿服車騎之儀。適羅縷明暢。如鳳鳴九霄。下風傾耳。聞所未聞。他大臣或惧言溫室言。吶吶不宣。而公肆意遝詞談啁流速。忌者亦不能中也。乙亥歲。次子奕昂署甘肅布政。公通書於巡撫鄂昌。事聞　天子休公於家。公出學舍後。未嘗家食。至是乃得掃攷墓。到兒時釣弋處。召族人數千。分俸置酒。爲二疏故事。里中負簦笠者。見公。鄉音如故。嫻睦有加。咸傱傱奔趨來看真宰相。乃未幾而　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閣矣。公尤長奏對。年羹堯伏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是年某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世宗默然。常奏事拜起舒遲。　上問卿老憊乎。公曰。　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少時撤金蓮燭成婚。中年督兩江。開府鄉里。晚年再宴鹿鳴瓊林。周科目六十年之數　天子賜詩褒美。祝

太后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内府。近古以來所未有也。上蔡令張球誣陷同官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慚。大學士邁柱請開楚丹河運米。公力持不可。浙督李衛約為兄弟。公嫌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柄用時。攖其鋒者皆熸。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晚年 恩禮愈隆。肩輿入紫禁城陪祀。不與大寒暑不入閣。湯沐小休。即齋物賜於家。患風熱數日。曰吾本無疾。而此中竭矣。即繕遺表。薨。子三人。長奕簪。官翰林。次奕昂。廣東布政使。次奕瓌。知潞安府。夫人許氏先公卒。合葬某。

銘曰。天球河圖。西序並陳。阿衡太師。朝不兩人。奕奕史公。維嶽降神。遒峭風骨。峩重冠巾。天生公來。作百官表。表上頭銜。公身可考。 帝賜公履。作九州圖。圖中禹軌。公盡馳驅。匀矯匀隨。有猷有為。雷霆之下。談笑指麾。亟老雍容。黃扉供奉。 王聖臣逸。物希寵重。堯禹盤匜。羲軒露甕。但厥於庭。四方風動。何必瑣瑣。再叩其用。伏波談論。王公意消。奚斤老去。善説先朝。八十二年。委化而卒。帝子奠酒。千官執紼。太常大烝。與國無極。惟予小子。奉 詔受經。隅坐請業。有訓則聽。褒其文才。揚於王庭。小謫蓬山。公為涕零。望齋灑池。以振厥聲。一朝星隕。吾將安仰。縣竹前生。山河音響。見而知之。典型不爽。私製碑銘。以質泉壤。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春。枚起居叔父於廣西巡撫金公幕下。見公。公奇枚狀貌。命為詩。大異之。當是時。

天子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四方舉者每疏累數人多老師宿儒。公獨專爲一奏。稱某年二十
一歲賢才通明羽儀景運應此選充稱語多溢美天下駭然想見其人。廣西自高爵以下
至於流外。驚來問訊亡何枚報罷。公亦以事去官。後二年。枚乞假歸娶。拜公於安肅。會日
暮天大雪。公聞其至也喜甚。杖走出及門迎且笑曰。果然翰林耶。枚再拜。公答拜。命入見
夫人。五年枚再入都。公之兩子來曰。珽玉振玉等不孝。不能延先君之年。今君歲葬有日
矣。惟貞石之未就。書翰林其銘先君哉。枚乃泣而言曰。公仕宦垂三十年。盛業若干。枚與
兩郎君俱年少。知之難。文之尤難。雖然。就所聞以光幽宮。翰林事也。亦門生志也。不敢任亦
不敢辭。謹按公諱鉷。字震方。一字德山。祖友勝。本姓金。襲明金帶指揮。世居山東登州。流賊
破城。友勝死之。存二歲兒名延祚。太夫人余氏將死屬側室趙氏曰。守節經也。存孤權也。我
行經。汝行權。趙氏泣而領之。挈兒至遼陽轉適郭氏。既長從　本朝入燕。歷任工部左侍郎
生公。及公貴。始復姓。公通易理。善兵法。爲粵西布政使。奏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
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相宜。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詳督撫量才奏請。　上嘉納焉。今直省
所行。自公始。西隆州八達寨苗反。公討平之。奏免泗城六年舊稅。以汛兵少。粵土蕪不治。乃
順屯田法。設都司官駐柳州。與民牛招之耕。教之技勇。每名給水田十畝。公田一。旱田三十
畝。公田二。存公田租於社倉。行之期年。粵萊田萬餘。於是天下人皆曰。公以一廣昌知縣泣

任五年裳　世宗皇帝擢太原知府纔二年遷廣西按察使纔一月遷布政使纔三月遷巡
撫今入覲者望氣蒸蒸然政行民和大異疇昔然則　世宗非用人之驟也其知人之深也
公之自太原入覲也方廷議耗羨歸公公奏不可　世宗不悅曰朕已定養廉矣汝在官私
官乎公叩頭曰臣非為官游說也從來財在上不如財在下州縣為親民之官盜使留其有
餘養廉者養其家使知廉恥也家中有大　小所定數詎能胥足一遇公事動致併張　皇上
之意豈不曰凡是官辦皆許開除正供但從司院業覆以至戶部層層隔閡報銷甚難從此
州縣恐多苟且之政　皇上意在必行臣請養廉外多增公費或存縣或存司倣北宋留州
之法庶於事有濟會左都御史沈近思持論與公合　世宗乃勅山西巡撫核公費重程巡
撫希　上意定數較他省為優公撫廣西九年　今上登極召補刑部侍郎治行時印務借
司庫千金後任巡撫楊超曾劾之罷職雜治居月餘楊措據不已　上怒曰朕以金鉷撫粵久
恐有他故故置之獄今楊超曾數來奏皆極細事是金鉷平日無可奏也免鉷罪以所借銀
賜之即日宣公於家五年春薨薨後　天子念公賢授河南布政使吏部以為公存也文書
下其家叩門不應鄰一叟出曰公亡三月矣乃奏明收　詔嗚呼罪之雪也雪之者必有人
而公以加擠而得脫雖而起也起之者必有人而公以身死而得官然則公之孫直與　天
子之明聖可以見矣性仁儉而靜置古鐘一枚擊之以招僮豎侍者聞鐘聲始往遣人至大

文明書局藏版

同貫妻詢為宦家女厚其資歸之嘗謂雲貴總督鄂公爾泰曰改土歸流非計也異日當思我言公享年六十有三先娶繆氏再娶陳氏俱誥封夫人

銘曰得一少年薦於皇天我愧賈復公居吳先公之勳庸寰海所知濉水湯湯我初見之可旗雨收南衙畫長每接從官竊窺簾旁口畢王事誦我文章行止儀狀瑣屑夸張辨裝非過借祿非貨受彼拇擔甘茲折挫　天子有恩用公之魂豫民泣涕待公不至僂指平生第一知己豈圖報公如是而止嗚呼蒼天使我知此我心匪石墜於泉底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惟唐氏世居海陵再遷揚郡唐公季如知靈山縣鼎革時輸金贖兵中子女天祐有德大昌厥宗再傳生公公行六諱綏祖字穉慄號莪村諸昆歷翰林觀察司馬諸官而先生官尤尊舉康熙丁酉科宰封邱受知河東總督田文鏡從縣令遷歸德守濟東道山東按察使田以苛廉聞天下而公又精神淵著修下而馮人望見畏之以故其事者爭相搆嗾凡四落職三對簿沒產訟繫勢洶洶疑不能再脫而公卒無恙卒起用以官壽終知封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袴一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即盜也柘城盜供火伴某公疑之命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鞫之乃為役所教並盜非是守歸德時睢縣民羅二被殺妻張氏訴賀某仇害獄已具矣公廉得張與叔姦手絞其夫賀得釋聊城民傳世友擒兒摘衆傷卧道旁

過者詗之曰俺兒聲終氣絕人縛其兒鳴官獄已具矣公廉得樹主所毆呼俺兒者戀其子也兒免極刑為山東按察使時鄒城某殺人詭家奴自縊獄已具矣公疑券新鞫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毆非縊也冤始雪為廣西布政使時粤西桑江苗叛撫軍獲偽軍師黃某議遣官招安公不可曰彼若執官而欲易其軍師奈何遂進兵既而諜者言苗已張繩待矣撫軍欲遷外城民為堅壁清野計公不可曰苗不薄會城也若遷民而示之弱將薄城矣從之苗果平公雖出田公門而遇事不阿江南災田奏運穀助振今東省之豐也公密奏東省亦災穀宜留

世宗疑公貪田恩沽名命白衣領職漕粟江南會雲貴總督尹公繼善入覲奏山東災重於江南事得釋入為太常寺少卿 今上登極出為廣西按察使尋遷布政使公在山東時劾濟南知府金允彝後金弟榮為桂林同知搆公於撫軍伺公入覲劾公公歸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廣東總督策楞往訊事得釋起用為浙江布政使浙撫常安隱災公爭之常為總督喀爾吉善所劾疑公反劾公公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大學士訥親總河高斌往訊事得釋起用為江西巡撫調湖北湖北布政使嚴瑞龍老而眊公不禮焉嚴搆公於總督永興劾公公官罷家又籍沒矣

天子命河南巡撫鄂容安往訊事得釋起用為西安布政使未二年薨年七十嗚呼非公清

節無虧百務有條必不能行險徼幸如康達至於再至於三循環終身而無咎非生遇 聖明亦不能太陽麗空沉冥必雪然公能知人用人能得人死力在朝卿貳在外岳牧州郡其賢者有意氣者靡不通縞紵序殷勤當人子苟有才必折節下之噓枯吹生悱惻肫摯未幾所目色提挈輩雲蒸豹變百不失一雖日者並人皆有愧不及而公亦頗以能相士為己任枚弱冠試鴻詞下第落魄長安天大風雨雪衣縑單衣謁公於順治門里第公與語奇之次日屬今學士朱公佩蓮來欲妻以女枚以聘定辭而公憐之益甚每過必賜食且撫孟曰毋寒乎毋暑必賜浴且以指攬盆曰湯未溫宜少待是時公為太常卿朱公亦未第事隔二十三年至今枚為人言猶泣下公葬邦江某原夫人吳氏祔焉子三人長康衡官同知次倚衡官南安知府再次秉衡蔭生

銘曰誤海為深疑山必險臨者嚬嚬使公屯蹇公曰聽焉禮義不愆福自天祐禍為道遣人望巨艦忽沉忽漾誰知舟子其心蕩蕩人驚寶鏡忽涅忽磨惟其如斯光乃益多坐如舒雁行必圈豚言無枝葉腹有精神以人事君可謂大臣而況其才揮忽紛綸謂余不信視此銘文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為太原縣民自代遷與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

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為姦
公須工程料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披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十年。遷吏部侍
郎。仍兼祭酒事。薦教習某。世宗不用。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
筆欲下。大學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方悟。捧筆叩頭。 世宗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
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果親王疑公
故大臣黜。必嗛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突至庫
視公。公方抱持衡。偪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其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所收。別置一
所請覆之。王嘆椎良久。無絲毫縮贏。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為轉奏。 上亦愈重公。命署河
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為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
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
勢成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當存不敢自是之心。
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為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二年。轉吏部尚書總
督直隸。直隸旗民雜處。多豪強。聞公往。先聲讋服。引水溉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溝水通
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遞洩。無所滯留。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為

且刑訊誣服最後真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驛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縲絏者二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此地於國家原無所可惜但諸苗俱入版圖而獨留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震驚竇靖城綏矣奏設參將募兵鎮撫羣峒肅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九年又補宗人府丞公請老許之十四年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貯在顏間而業已將人置青雲上雖有下界謳謠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兩朝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 命再督學典鄉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再任翰林掌院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命註易傳參文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辟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如雲朝為之空彰益門內外車馬塡塞數十里笳鼙音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諡文定公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天子知公忠無他賜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捨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懔忍忍一切所

以補審晏參密勿者彌口不言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葬時年七
十二子孝愉蔭刑部主事葬某
銘曰繁星爛霄卿月孤明峨冠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目營四海心醉六經摧
剛為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奏在廷咸有欽式閣手仰成北鎮幽燕南臨荊楚如泰山雲
膚寸而雨 皇帝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心交朕與汝汝其發明朕為汝主公晝夜頌頌
精思採取易極連藏詩窮齊魯宵夢孔周日質堯禹每奏一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豈喜聲
聞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名尸走索其門讕語衛言直達九關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
鏡湼愈瑩絲漚愈純保一個臣終始於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聞
者稀所書者少嗚呼悲夫行山高不如華表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沈文慤公薨於家余三科同年也故其子種
松來乞銘余按其狀而不覺嗚咽流涕曰詩人遭際至於如此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在昔卿
雲賡歌則有八伯喜起賡歌則有皐陶卷阿矢音則有召公其人皆公侯世卿非藉詩進者
唐人或以單詞短句受知而目色偶及恩眷已終即晚遇如伏生桓榮亦不過蒲輪一徵几
杖一設而其他無聞焉惟公以白髮一諸生受 聖人知三十年位極公孤家餐度支遠封

榮祖近蔭曾孫蒙後　皇情紆眷賜諡賜祭賜葬賜誄贈太子太師崇祀鄉賢嗚呼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然而皆天也非人也公諱德潛字礭士自號歸愚吳郡長洲人弱冠補博士弟子丙辰薦博學鴻詞廷試報罷戊午舉於鄉己未登進士入翰林壬戌春與校同試殿上日未昳雨黃門捲簾　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　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　帝心矣越翼日授編修屢和　上詩稱　旨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　召入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校戊辰天下貢士公自知年衰薦齊召南自代而已請老　上許之命校　御製詩畢乃行　上賦詩以賜曰　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後眷益隆三至京師祝
皇太后　皇上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而　皇上亦四巡江南望見公　天顏先喜賜一書授必加一官賜一詩嗟乎海內儒臣耆士窮年兀兀得　朝廷片語存問覺隆天重地而公受　聖主賜詩至四十餘首其他酬和往來者中使肩項相望不可數紀嘗進詩集求序　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寧宮手書以賜比以李杜高王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恭索沈尚書詩集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公逶迤恬淡不矜驕不干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編非皂綈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吁咈嗁籲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　上以此愈重公公既老所選詩或不能手

定庚辰進　本朝詩選體例舛午。上不悅命廷臣改正付刊。而待公如初。此雖　皇上優
老臣赦小過使人感泣。而亦見公之樸忠有以格天之深也。公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
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十七次鄉試不第乎。公鄉舉時已六十有六。其時雖觭夢幻想
必不自意日後恩榮至此。而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爵。未必能與人壽。倘　皇上雖有況詔
而公不能引其年以待之。則亦帝力於公何有矣。觀公之九十七歲方壽寵然後知蒼蒼者有
意鍾美於公。以昌萬古詩人之局。而　皇上與天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公之年與恩俱。亦有莫
之為而為者。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公醇古淡泊。清臞孟立。居恆恂恂如不能言。而微詞儁
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之。有議其門牆不峻者。夷然不以為意。詩專主唐音。以溫柔為教。如
絃匏笙簧。皆正聲也。所著古文詩各三十卷。詩餘一卷。先娶俞氏。繼宋氏。均贈夫人。以庚寅
二月二日葬元和之姜村里。
銘曰。古松得天。讓萬木先。雖槁暴於前。而償以後澤之綿綿。則較夫早達者。轉覺贏焉。皤皤
沈公。杖朝而走。　帝曰懋哉。朕知卿久。朕有文章。待卿可否。嚴上君臣。詩中僚友。公拜稽首。
老淚浪浪。從古傳人。半仗君王。寵　陛下將臣置日月旁。以星雲色為名姓光。生論定矣。死
何勿彰。吁嗟乎。宮為君。商為臣。宮商應聲。先生之詩之神。
江蘇巡撫南豐徐公神道碑

公諱士林字式儒號雨峯世居山東文登縣父震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慕之蹴太夫人膝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遂舉康熙辛卯孝廉癸巳進士補中書遷刑部主事知安慶府再遷江蘇按察使以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鬬殺人捕之輒聚眾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諭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遂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伉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眾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巡撫江蘇公不起服闋入都

天子問山東直隸麥收如何曰旱且蔓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尋遷巡撫未一年病病中念太夫人年高不能迎養三上疏乞歸　上許之行至淮安薨　天子震悼命崇祀賢良壽五十有八公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號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豈當場死者之妻子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即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孀田氏事姑孝見某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某焉婦刎於途誣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公見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情實公深愧以見道設教而滿庭吏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凡讞決憲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謁者具獄命判試其才教曰

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性廉儉而絕不自矜貿長至節天寒裘秃霜與湯俱臭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拔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項論公事快釋洒如初聽訟飢大呼點心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項鬚頭盡赤蓋誤硃為飴糖筆著交下不能復辨曉坐白木榻一燈熒然左右案可隱人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容憐之且美膳邀公公猛噉不問是何名色其平素精神夢寐偃仰唾涕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聞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自輔笑屈膝公長揖呼和尚纖造海保入獄五月猶狐裘公進葛衣大府呵之公曰罪雖重於律五月不衣裘也如以為嫌請劾某使楚鹽不運　詔命會同鹽政核議或勸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請加息以惠商時內外大臣嗟媢不前而公章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子一人名朝亮生十四年而公喪妻張氏誥封夫人

銘曰昔湯文正為政江南民化其儉苦節成甘後有繼者諄諄訓詞民不能從且相謷詈隔五十年徐公至止宴滄浪亭豆盂而已蘇城翕然儉且中禮惟余小子憎人講學聞先生風悅然夢覺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禱而應應在禱先至誠動物其中有天羊質虎皮類然不然嗚呼徐公今無其倫來非戀爵去非要君儉非矯俗仁非市恩始於立身終於事親正色

為秋微笑為春不愛公勤愛公之醇不敬公清敬公之真爰為公銘以示後人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公姓裘名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新建縣人康熙刑科給事中思補公之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中進士改庶常八年 天子親試翰林擢公高等驟遷侍讀學士轉詹事府少詹選兵部侍郎調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軍機房行走公貌清羸眉有濃翠顧盼閒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摟奇語隆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里公面奏軍務機宜 天子大悅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姦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為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發其剩餘者悉分散各路塘站平糶之 上嘉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輿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 調戶部侍郎署倉場總督攝順天府尹充丙戌科會試總裁擢禮部尚書調刑部尚書降府尹尋遷工部尚書年六十二病噎 天子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 詔下二日而薨 賜謚文達入賢良祠公聰强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初為胡中藻事罷官逾月起用再為捕蝗事降官逾

月復故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統勳先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揭揭東西雖侍 內廷領六部而英蕩款關足迹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在工所訊邳州知州某短發車事價二十四年 命往太倉訊王闓亶家主事二十五年 命往蘭州訊縣丞崔琇擅動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京查旗地事五主鄉試一至湖北兩至江南浙江八勘水利三至河南兩至江南四至直隸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 心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宜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而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為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為後法善應變捷若轉圜而立意矜矜偏於慈惠從盛京歸奏免追八旗生息銀為司寇時奏免盜發者死諸大臣或採 聖意噤齘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天子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薨之日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之河堤老兵烟墩戍卒皆泣嘆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始終與書局相終始與纂西清古鑑錢錄石渠寶笈熱河志諸書而最後為四庫全書館總裁 上以書法近宋臣張即之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命 公足成之有奏疏詩文若干卷夫人熊氏子女各五人長子麟官編修早卒次師次行簡次豫次遵

慶行簡以予與公同薦鴻博同舉進士同官翰林同出蔣文恪公門下故將葬來乞書碑
銘曰升禽鼎鐘器有所窮禮樂兵農事各不同粲公恢恢兼總天工智大於身意過其通馳
於文圃抗揚雅風行於邊塞笑談兵戎以決庶獄卿月麗空以障大澤手驅蛟龍奉 帝之
命 皇皇者華樂 帝之心憂國如家指左識右帖邇安遐豈有臣如斯而堯舜弗嘉雨露
方濃梁木遽壞台曜雖沉寒芒尚在癸之巳之 恩命沃之樹柏樹欒剛日卜之公身雖藏
公績彌彰丹心史上元石冡旁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公姓方諱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先世自元遷桐城祖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父式
濟康熙己丑進士以本族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
涼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為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其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叔水之費或日一
食或徒步行百餘里雍正九年旗人某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大奇之情好日隆十年王
為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為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時年三十六矣
十二年冬 王師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詹事王公奕清薦公博學鴻詞
臨試不赴尋遷侍讀行走軍機處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為直隸清河道累遷布政使浙江
巡撫公風神元定識力超卓練其才於憂患之餘雖書生善騎射於世事物理瑩徹通曉以

故大學士鄂公爾泰勘南河，冢宰諸公親勘海塘，直隸制府高公斌勘永定河，俱奏公偕
行。公之受知皇上，亦從此始。直隸饒陽婦被殺，主名不立，公夢神人示以「周秋」二字，果獲犯
雩案。在浙弛絲米之禁，開墾海口大亹漲地三萬餘頃，歲增雜糧十萬石。十四年授直隸
總督。直隸當十三省之衝，每歲　鑾輿謁陵盛京、避暑木蘭，　巡幸嵩嶽、五臺，南至江浙，路必
經由。加之伊犁、緬甸兩度出師，一切兵校往還，供張儲侍，百務如雲而起，公能料簡周匝，從
御不驚，二十年如一日。十九年西陲用兵，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辦治軍需，日行四百
里，得怔忡疾，仍回原任。三十二年薨，壽七十一。　上聞震悼，給祭葬，　賜諡敏愨。公長於用
人，安放貼妥，如置器然。馴良者使柔民，聰強者使折獄，素封者使支應，迂緩者使訓士。即其
人雖不出於正，而譎詭捷黠者，亦使之刺探而奔走。甘苦必知，賞罰必信，一言必察，寸技不
遺。以故人樂為用，畿輔數千里，如臂使指，冊脈皆通。御史范廷楷、林玉奏直隸丈量旗地，歷
年不清。公上疏謝罪，即奏二人剛正有才，請發往直隸補官，相助為理。　上許之。旗地皆
王公莊戶，豪縱有年，二人敢負氣與斷斷相爭，旗地稍清，二人之鋒亦少挫矣。今各省督撫奏
部議，令民自行修城。公獨奏直隸多差徭，民無餘力，且又樸野，不受獎誘，修城之費請發公
帑。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　上韙其言，從之。公嘗言事君如事天，天地無心而成化，雨
露雷霆，無非教也。人能當修省於受恩之時，則雷霆下來，轉不惑亂，而至誠所格，天心亦回

直隸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司道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
磁州逆匪為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沽名有所縱弛 嚴旨督過一夕間接十
三廷寄家人慮 聖怒不測盡雨泣而公堅執前議申辯愈力 詔解犯 闕下九卿軍機
大臣會訊獄辭與公奏一字無訛遂卒如公議而從此 上愈重公各省買穀隣省居奇公
奏請需米處督撫密咨產米處有司代購運送可杜此弊保雄兩府歲需駐防兵米二萬
石州縣苦之公請於豫東漕米內截運供支官民兩便所治直隸水利如永定滹沱白溝等
河奇材難距等泉俱為稽考原委判別濬築 上命大臣肇公寔表公曰修高公晉屢加相
度悉如公策加意忠賢之後在浙拜劉念臺先生像即其家在直隸訪楊忠愍孫文正子孫
給與灘荒田畝素不信佛而獨修濬涼山廟所以報中州儈也公餘之暇譜印鑒書由吳不
苟一嚬笑皆有意義某太守素倨過保陽衙參公坐受之出有慍語公聞之笑曰我開府
二十年雖薄尉叩頭皆不受何於某太守獨不然耶某以宰相子出守郡慮其氣盛故逆折
之使知朝廷儀適將謙謹以有成也不感我乃慍我耶枚奏發陝西亦過保陽公謂清遠令
周君燮堂曰彖某循吏也雖宰江寧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首縣者宜以為師嗚呼公
以此知枚則公之為政可知矣公桐城人僑居金陵在平郎時祖父母父母四代俱營葬闕
外每至歲時必慟哭王京兆其意為奏請謫戍身死而無餘罪者聽其遷柩回里世宗許之遂

者爲令。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娶劉氏。誥封夫人。後嗣屢殤。六十一歲生子維甸。上聞之。代爲欣喜。命抱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公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有宜田彙稿松滇草諸集。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經注淦水之非。鈌漢書註泟水之非。增皆勤學經生所不及也。葬句容之胄王山。

銘曰。月之初生。蒼蒼涼涼。及乎中天。衆星無光。方公未遇。險艱備嘗。豈知天意。大任方將。邊風塞雨。濯滌肺腑。擔簦往來。固其筋骸。操心慮患。既危既深。一朝遭際。百鍊精金。牙纛旌麾。若固有之。彤弓湛露。從容賦詩。狼章鶚章。山陸驅馳。釃泉鑿河。槃謨輔志。六秉三衡。功罔不濟。操舟舵穩。負重肩牢。所謂棟梁。不搖不撓。無怖斯靜。無戀斯定。先民有言。動心忍性。哀榮終始。位極人臣。基於祿命。成於精神。軍民勿悲。公死有歸。欲知偉烈。請觀豐碑。

YORK UNIVERSITY
MAY 15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終